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繆濂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八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宋 蘇軾

熈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

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輙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歴年而不能併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

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天寶之後奸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

北鄙竭則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令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畜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

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
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
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
皆不免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
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
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
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
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

事盡一如左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條須是檢行根苗已定所放分數令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縁直放若夏租一例不放則人户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歟

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税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税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匀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税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

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輙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熈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隂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

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户及長引大客令上歷

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不然凡

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税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税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益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

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

挾恨報讐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户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悛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悛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刼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

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茍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强刼强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

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蘇軾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奸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

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埽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選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别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㲄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揚雄自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

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

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私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頴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

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
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
今陛下鑑唐世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
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
弟岳乃是李逄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
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
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
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

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名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酧賞若獲真盜大姧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别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姧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

歴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攺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黙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蘇軾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

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

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

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為此等為縣胥食邑户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户先已殘破

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

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覔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

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
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
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
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
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
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
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
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

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議學校貢舉狀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𠇾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

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强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

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更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

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歴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

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何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

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

子史貫穿馳騖可謂慱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
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麄識大義而
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
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
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
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
俗凌夷以至南渡王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

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也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

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愽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

毁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荳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葢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晧時吳郡上言臨平久廢復開事闗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葢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

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熈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倐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歳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

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

淺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館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

當勞人遠取山泉水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輙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寛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

意增價召人中米减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减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輙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

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蘇軾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度始皇帝以天下之力狥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郡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波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

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吁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

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

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濵相視地形訪問父老黎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竒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竒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竒以達於今龍山

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廹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内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先帝又見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人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

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

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

貼黄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歴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為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為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為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隠然不動雖時有鈌壊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壊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蘇軾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切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

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維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維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

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
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
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
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
舟中曽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
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鍜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
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
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

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别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楊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勑故獄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䟽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

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維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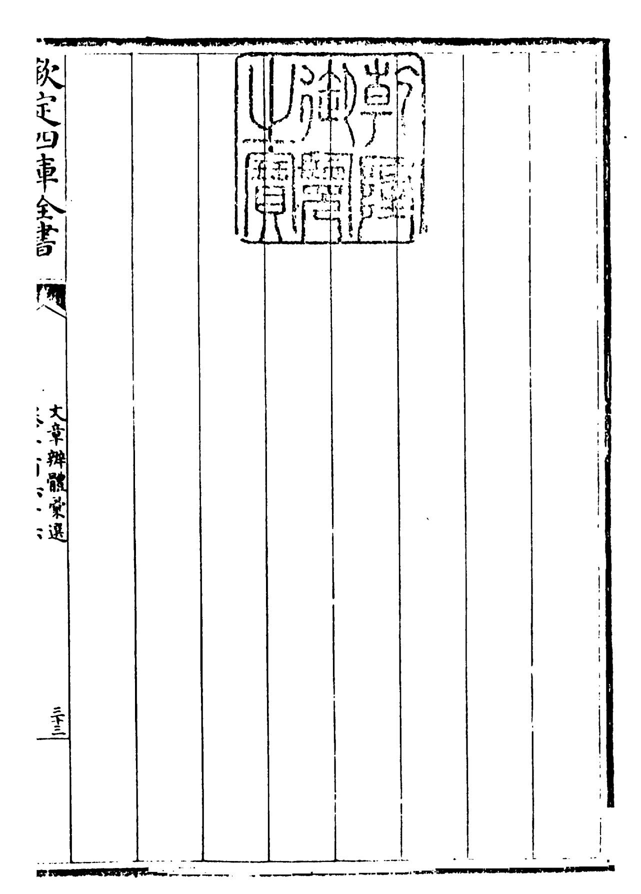
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而頤之黨人無不側目
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
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
試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
以上書逆折其姦鋤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
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黄河不可回奪利
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
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

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甞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
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聞
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
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
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
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
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

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

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吕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繆濂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九

乞誅竄呂惠卿狀 宋蘇轍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

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猒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

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埶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説仍為安石書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専

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户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懐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頼頼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

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敵境竟不見敵還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

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餽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崄薄非人所為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

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
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
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
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
相攻擊朋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
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
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
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恭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

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

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吕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

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
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
及而置惠卿於其閒譬如薰蕕雜處梟鸞竝棲不惟勢
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
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
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
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
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

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敢輕發臣愚惷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界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

又論章惇狀任伯雨

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已功則至於累宣仁樂

於用兵大開邊釁闗陜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偶然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絶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

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禀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

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賛而掠為已功已之所行則託於禀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帝為丞相石顯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没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甲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謗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争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採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

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

陳捍禦賊馬奏狀 李綱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别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奬擢置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濵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

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算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心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偽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郡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日輙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强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遥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

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敵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闘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虛而

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於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擇湖南北驍將鋭兵為之繼援命信臣總統秉此機會擣潁昌以臨淮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兹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

兵如岳飛王𤲞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擇精鋭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竒邀擊絶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還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

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乗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

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
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
東西關陜之民非金人比借有敵騎勢必不多朝廷措
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
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
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
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
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説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皆已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迹甞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

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濵曾不避遺以國家邊
防恢復大計特降親問顧臣學術淺踈智識淺短何足
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愚贅以塞明命伏惟
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强捍
之金提兵南嚮俶擾淮壖其意葢料朝廷蹈前日退避
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
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推鋒俘馘係路敵氣挫屈潛師
遯逃此葢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

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亦縣神州猶陷於金人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迹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當先自生乃

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善如奕棋捨局心而就邊角迫

處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及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

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

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以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名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

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

路荆襄之帥則當青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則當青以收復陜西五路諸路勊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

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覩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僣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敵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葢萬乘所居必擇

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伯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寛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服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東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

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

哉特制於黠敵之勢為所驅廹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内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内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禄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䘏之自敵中來歸

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强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洙泗之交順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諫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淺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葢雖朋友尚不易言

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諂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

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畜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備位充員者皆不能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

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
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
取此大概近年所採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
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
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
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
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
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

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敵數十萬衆
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
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
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金人伺
釁變詐百出未大創懲疆埸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
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
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
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

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冐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黄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二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

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北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

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秪傷國體金人自知情事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制吾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輙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令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罷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

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北敵近有僭僞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也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寇不足

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
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
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
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
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
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
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
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

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至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伯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

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瑋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

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翌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譏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

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

迸逐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邪遂使陛下寤寐

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才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

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

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

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

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閒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華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草士風夫用兵之

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

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寛仁祗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黒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

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嘗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譸誂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强敵於關陜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

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
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
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
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
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
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
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
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

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葢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

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模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强悍之寇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模者凡所施為盡一條

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驟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莫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知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竭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

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

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害者以能寅

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

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蓋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知天錫

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葢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至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

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迹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校下之美咏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

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柴淺

冐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藴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十

代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寃事狀　明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共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

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

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世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世絶官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頽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感動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介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

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矣而臣猶懇惻為明之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争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

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涉寃枉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臣所以忘其疏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十八